

闲  
暇时光

□ 志昆

珠

我登上的小岛，只是万岛之一。南北横卧，西向是半月状海湾，渔村坐落于此湾半山腰，倚背崖树青山，面朝碧海蓝湾。

渔村已变山镇，政府与文旅企业合作改造与仿建，保留石垒一层居原貌，斜坡面上一幢幢石屋，因地形地理所限的大小形制不一，鳞次栉比，错杂纷乱。石屋低矮，又是层积堆累，站在路巷某点，可大致扫描村貌全景，保持了古老渔村的风格、肌理，但都已改造成了可居可憩开门推窗都是海景的民宿。建筑美学的专家们，充分利用香樟木、老船木、白蜡木等打造的传统工艺实木家具，辅之海岛元素的主题装饰，一应俱全的现代家居设施，都市舒适，海耕渔风。宜居，不仅是遮身蔽体，更是历史与文化的承载。

崖壁建巢，石窝安家，寸土寸金绝非夸张，更有石隙里蹦出的绿色格外让人有感，且有敬！那芭蕉，肥硕阔叶，碧绿油光，一扇一扇地招摇；那勒杜鹃，猩红猩红的花朵，一丛又一丛地艳丽。老

# 一次岛游

榕，须髯飘拂，苍古伞张，或是许愿树，或是土地社树，还在受纳岛民虔诚膜拜。这些蓬勃的生命或生机，是在一点一线的石罅里扎根，它们在石崖底下如何挣扎、扩张，是人看不到的。

此岛扼伶仃洋面海运要冲，是灯塔之岛，建有灯塔文化公园，让人略知人类几千年海上航行灯塔指引的人文简史。成群的黑色的海鹰或是稀罕，而在石屋屋面或滨海沙滩成群结队的蜻蜓们倒有些陌生的熟悉。这海上蜻蜓，似乎不是我的庐陵老乡杨万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那只。但它们与我的庐陵老乡欧阳修“绿萍合处蜻蜓立，红蓼开时蛺蝶飞”的那只，形色、舞姿似无二致。于是，便生出一种亲近感，这无垠的碧海，似乎就是我儿时乡间的一眼小池塘了。

岛民不太多，原住民或是更少了，大多是岛外人在经营观光休闲旅游业。300年前，仅3户客家人落籍于此无人居之荒岛，岛名竟不知是谁鄙夷地甩下这几个字：垃圾尾。70年前，“垃圾尾岛”被易名为“桂山岛”了。

新近建成通车的世界桥梁史上的又一惊天巨作“深中通道”，此工程超大型、超重量的关键性结构件，即深嵌

于海底的22节可并行8车道的钢壳混凝土涵管，就是在这桂山小岛创制的。岛民父、祖辈耕海弄渔的活计与光景，如今化成了凝固的时光记忆，由那几尊青铜雕塑永久地保存在岛上的文化广场。

岛上还有以我的乡亲文天祥命名的文天祥纪念馆。被元军俘虏的文天祥被押解到伶仃洋，受迫观看南宋王朝在崖山的覆灭。文天祥留下了“伶仃洋里叹伶仃”的悲愤和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誓言。

南国海面的伶仃洋上，曾经寂寞不太有名的这些小岛，都被历史与现实注塑了雄魂毅魄。

□ 伦丰和

某日，一挚友来访寒舍，登露台，绿意盎然令其称赞不已，然一瞥昙花，则有些不以为为然。我洗耳恭听，其云：“昙花一现”的成语，让昙污名在身，似乎花品不佳，自古以来少有人自诩为昙粉，因为沾上“昙”字一点，哪怕你曾有不俗的表现，也许转瞬间就被人诟病。再者，昙花桀骜不驯，我行我素，别人都白天开花，而它却“灯下黑”，有几个人看到昙开花的？昙花，平时杵在那里，枝不枝，叶不叶，只有带状薄薄的茎片，毫无美感而言，我家的昙花早被我净身出户……

我未听从挚友良言，尽管养昙十多年，而幸见昙花盛开的靛姿仅一两次，付出远远大于所得，但我仍然割舍不了对昙花之爱，我以为：昙花未央。“未央”一词，如今常见，“长乐未央”“长生未央”。周杰伦的那首《菊花台》里有一句“北风乱，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”。“央”在上述词句的含义为：结束、完结、尽头。因此，“昙”也不能因“一现”就殃及我们对昙花的爱怜。我之所以爱“昙”，是因为长期与之相处、相识，而相知的。昙花原产墨西哥、巴西、危地马拉等热带沙漠中，那里的气候又干又热，昙花只能在夜里，温度降下来才开花，最后得以存活，不能不说，其心之坚韧不拔。

昙花引进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，尽管昙花开在夜里，但丝毫不影响人们赏昙的兴致，他们在自家庭园举行夜宴，或点灯笼或秉烛，共同观赏昙花短暂而惊艳的开花场景，并留下美诗名句多多。略撷一二：昙花一现可倾城，美人一顾可倾国（梁博）。清角声高非易奏，优昙花好不轻开（袁枚）。寂寂昙花半夜开，月下美人婀娜来（菊翁）。所以昙花又称月下美人，这应是实至名归。再者，“昙花一现”，不应忘了下一句“只为韦陀”，此是一个典故，一个凡人与花神相爱，被玉帝所闻，将其拆散，而昙花夜间开放，是为了与韦陀相会。留下亘古以来的凄美的爱情传说。

昙花未央，还在其开放的过程美，她就像蒙着面纱的美少女，在温馨浪漫的夜晚，掀起她的盖头来，那一刻才是妙不可言，美不胜收，是拙笔不可名状的，而且昙之开花，鲜有所见者。世上历来是物以稀为贵，因此，昙花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和遐想是无限的。也让人感到“昙花一现”之说，则以“一瞥掩大德”，昙花的清高，乃生存环境使然，不能苛求于她。

昙花未央，由此及彼，那些默默无闻一如昙花的人们，他们有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，让手中的作品像昙花那样美艳绽放。

爱花、养花是见仁见智的事，周敦颐云“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我则爱昙花夜间开放，虽美如仙，但不事张扬的初心。昙花未央，我是你的粉丝！

老  
有所乐

## 昙花未央



### 羞花闭月

（彩色钢笔画） 陆锡民 作

在  
现场

## 可爱的“梅总”

□ 朱效来

今天要写的“梅总”，不是什么跨国大公司的总经理，也不是什么商界奇才，“梅总”是俄罗斯网球名将梅德维杰夫。从2019年起至今，我几次与“梅总”零距离接触，点点滴滴时常浮现在眼前……

“梅总”身高近两米，在网球运动员中也属高个。在一个网球俱乐部小型聚会上，“梅总”面对众多粉丝的提问侃侃而谈，说到动情处眉飞色舞，举手投足间，全然没有了球场上的霸气和锐气，有时候倒像是个大学教授，言语间充满柔情。为小球员喂球时，他的神情那么专注、投入，当小球员打出漂亮的击球时，“梅总”喜上眉梢，笑容分外灿烂，仿佛是个大孩子，真乃性情中人。

“梅总”多次来上海，他喜欢上海师傅做的美食，在他下榻的酒店中餐厅，对大厨烹制的和牛粒大为赞赏。我特意向他推荐的小笼包，让他颇感好奇。“梅总”一开始用力过大，几次把馅都弄出来，我教他不必用力，小心翼翼，先咬个小洞，轻轻吸，再消灭其余部分。几次尝试成功后，他哈哈大笑，非常享受，嘱我让厨师再加两份。新加上的两份牛肉和小笼包，“梅总”大快朵颐，风卷残云，全部吃个精光，并伸出大拇指点赞。

2019年，“梅总”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上海大师赛冠军，他下榻的酒店总经理率员工夹道欢迎其凯旋，并在酒吧开启上好香槟为“梅总”庆贺，“梅总”捧杯含笑的瞬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当我问他如何在今后的比赛里尽量少摔、不摔拍子的问题时，他略加思索后说道：“场上一个马上要得分的好球被打丢了，懊

恼、失望、沮丧的情绪难免爆发，许多球员都会碰到类似情况，我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情绪，尽量少摔、不摔拍子，虽然完全杜绝确实很难，但我现在比以前已经进步了很多。”说着朝我会意一笑。

我们也祝福“梅总”未来的网球生涯中，能多拿几个冠军，让更多的球迷在球场上、电视机前欣赏他的球技和英姿。梅总和上海缘分还将持续下去……

## 晚晴重陪伴

□ 侯宝良

现在老人大多有退休金，有些收入低的晚辈还不及他们。老人乐意接纳陪伴他们的“啃老”，都说：“来陪陪我嘛，开心呀，花点钞票我无所谓，将来都是他们的。”

可不少老人就怕一旦入住了福利院，就像没“家”似的，子女每周去看一次是孝顺，一个月去一次也属正常，更有二三个月才去的，托词是工作很忙。记得有家福利院以张“黑榜”来斥责半个月以上不来看望老人的子女，督促改正不孝行为。子女不能把老人当家庭“包袱”，送进福利院就甩手不管。

我在日常探母中看到不少情况，有些子女不明白老人心情，要么难得一见，或者一声不响站立稍许后转身就说：“再会”。更气人的是，要么不来，来了就是责怪老人啥都不是，好像欠多还少的。不知情的还以为是雇来掐准时间“坐班”的钟点工。也有孝顺

的小辈。有个小伙子每次来到外婆身边，不怕龌龊、麻烦，不是扶着外婆坐到床边那只简易马桶解决问题，就是陪外婆一道吃饭，即使带了女朋友来也照做不误。老人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心里头十分清楚。每当问她外孙怎样啊，老人满面笑容连竖大拇指。旁人看了都啧啧称赞：“小伙子不容易啊！”

人老了，脾气、说话、思路，尤其遇到患病时，的确比年轻、健康时麻烦。但对亲人，多一点耐心难道不应该？自家老母有时会做糗事，我一不恼二不怪，好言好语引导她的情绪归正，再有意无意哄哄老妈开心。我常到老妈身边去，她就安心，也赢来其他老人羡慕的眼光，老妈更有自信。我知道如此温馨的时间不多啦，要倍加珍惜啊。

人人都会老。谁都不知道自己老了会有多尴尬？谁都希望有晚辈来陪伴自己，不妨先从自身做起，多陪陪亲人，为我们的父母“老来花”勤浇水，让其长得更滋润。